

培根铸魂的英雄旋律

■朱向前

忠诚无价

——简谈《忠诚与背叛》的创作初衷

■何建明

辉煌七十载

军旅文艺回顾与展望 文学篇

站在70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历程,恰似一条壮丽的大河,波翻浪涌,卷起千堆雪,放歌时代的乐章;展望她的未来,必是天风海涛东流去,奔腾向前,奏响新的英雄旋律。她的千回百转和冷热沉浮,记录了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反映了中国军人70年的光荣与梦想,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

题材作品,战争文学不仅成为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在为新生的共和国著史和为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塑形诸方面都发挥了培根铸魂的巨大作用。

二

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吹响之后,李瑛、雷抒雁等部分诗人超越惯常的军旅诗歌思维定势,进入到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反思和批判,勇敢地拨响时代琴弦的最强音,为军旅诗歌赢得了新时期最初的声誉。之后在南疆战事的影响下,更多诗人在战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程步涛、杜志民、贺东久、刘立云等人在开掘军旅生活更新的领域和更深的层面上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诗人以豪放为标榜,产生了一批千行大诗,如马合省的《老墙》、李松涛的《无倦沧桑》、王久辛的《狂雪》等,在诗歌形式探索上走得更远的年轻一茬,如简宁、蔡椿芳、李钢、李晓桦、姜念光等,他们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中汲取养分,努力寻找诗歌本身的纯粹性,给当代军旅诗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革新。

继军旅诗歌发轫之后,一批部队新闻工作者为先锋的报告文学作家脱颖而出成了弄潮儿。他们长期练就的政治敏锐性、深入扎实的采访手段和倚马千言的笔头功夫,都获得了用武之地。钱钢、李延国、江永红、袁厚春、徐志耕、大鹰等人频频出手,《蓝军司令》《奔

涌的潮头》《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作品接连获奖,使这一生活活泼的文学品种,由附庸地位转而蔚为大观。

进入21世纪,少数大体量、高质量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有如孤岛耸峙,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一大一小”。大是王树增“非虚构”的宏大叙事,小是余戈异军突起的“微观战史”写作,成为当下军旅报告文学的标志性存在。

三

整体而言,军旅小说仍是军旅文学最强大的重镇。相较于当代文学,军旅小说有一点滞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虽然徐怀中、邓友梅、王愿坚、石岩等前辈作家发表了《西线无战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足迹》《秋雪湖之恋》等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中篇小说一南一北的问世,这不仅拉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线,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如刘兆林、唐栋、朱秀海、高嘉等在两条战线大显身手。待到1986年,莫言著名的《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新时期军旅文学也藉此进入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上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紧随时代步伐,在思想深度上,向现实主义的幽深挖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历史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在题材广度上,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生活画卷;在艺术形式上,从叙事结构、语言修辞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实行变革。这一

时期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破,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追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的青年作家,经过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趋于成熟,开始跃上一个新的境界,他们先后创作出《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末日之门》《兵谣》《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初步实现了军旅长篇小说继“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荣。其次,一批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等在沉寂中脱颖而出,他们以更加个性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再次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新一代中青年军旅小说作家日渐成熟,他们送来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四

新世纪初年,《音乐会》《楚河汉界》《我在天堂等你》《战争传说》《惊蛰》等军旅长篇小说佳作涌现,连绵不绝。军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围”,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流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小说的“酵母”作用和辐射力量。

此外,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带来文学生态环境的剧变中,有一部分军旅作

家的题材选择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的热情投注,写出了一批军旅题材佳作。以军旅影视剧和“军地联手”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之际,2018年,两位军旅老作家徐怀中和彭荆风不约而同地在各自90高龄推出了超越自我的高峰之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和《太阳升起》。真是“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徐怀中、彭荆风历经半个世纪完成一部长篇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生活积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质量,乃至耐力、耐力和体力的挑战!“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与这样的老和慢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种新和快。军旅作家“新生代”已浮出水面,从青涩走向成熟。“新生代”军旅作家各自从熟悉的军旅生活出发,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写出了一系列蕴含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新小说。近几年,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上寻觅新的写作资源。

再说“快”。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足以引发新的灵感,刺激新的想象,年轻的军旅作家应该勇敢地、敏锐地迈向第一线,做到“脚到、手到、眼到、心到”,投入火热的军旅生活,获得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和动力。未来,相信我们年轻的军旅作家们,一定会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奉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创作《忠诚与背叛》一书已经有七八年了。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小说《红岩》,对“甫志高”这样的大叛徒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正是这样的“大坏蛋”,让江姐、小萝卜头牺牲了……长大成熟后,再看《红岩》,特别是当我又一次来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熟悉那些真实的“红岩”故事后发现:在“忠诚”问题上绝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下,“好人”与“坏人”,其实可能就是差一步之遥。

“甫志高”的原型蒲华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被叛徒出卖后,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20多位党内外的同志。后来在监狱里,在同志们的严厉斥责和耐心教育下,他痛定思过,猛然觉醒,从此再也没有当投敌求荣的叛徒,最后被国民党特务当作“共产党要犯”枪决。在结束生命之时,蒲华辅要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然而,书中“甫志高”最终的政治命运是惨痛的:一部小说将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在《忠诚与背叛》一书中第一次客观地展现了真实的“甫志高”这段“时而忠诚、时而不忠诚”的悲剧。

在真实的“红岩”故事中,还有一位“李书记”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李文祥,时任重庆地下区委书记。初进敌人监狱时,任凭特务用“老虎凳”“红火钳”等酷刑摧残,李文祥坚贞不屈。可入狱八个月,这位被同志们称为“硬汉”的区委书记,却日不能思、夜不能眠,天天哭着喊着要去向敌人投降。为此,同狱室的共产党员陈然(小说《红岩》中陈刚的原型),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死相逼。这样勉强挺过了两个多月,但有一天李文祥还是乘着“放风”的机会,“逃”出了陈然的视线,成为了一名可耻的叛徒……

纵观历史的真实,又让我看到一种现象:这些叛徒不但难保身家性命,连累家人和同志们,还永远被后人唾弃。一句话:当叛徒的,没有一个好下场。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严酷定律。

这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在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对党、对共产主义信仰,时而忠诚,时而怀疑,或者表面忠诚,言行不一,这样就很容易在诱惑和考验中丧失初心和信仰。真实的红岩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奋然挥笔写下了《忠诚与背叛》这本书,目的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同志:忠诚无价,出卖了忠诚,必然走上歧途。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只有绝对忠诚,才能永葆坚定的政治定力,在任何诱惑和考验下站稳脚跟,把正方向,永葆本色。这是文学的启示,也是历史的真实。



作家简介

何建明,生于1956年,江苏苏州人。中国作协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诗·画

用一万个霹雳都不曾摧毁的意志和信念
为一支部队确定方向
让古田成为历史的坐标
直到五星红旗在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飘舞
飞扬

今天,我们仰望这幅油画
眼前涌过的是滔滔黄河滚滚长江
是百川归海的雄伟气势
是磅礴升起的
灿烂朝阳

配诗/程步涛

古田会议(油画)

何孔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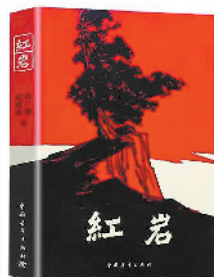
(军事博物馆馆藏作品)



傲骨写忠诚

——经典军事文学作品《红岩》赏析

■侯健飞



情地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

作为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革命题材小说,《红岩》虽没有正面描写枪林弹雨和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但由于小说背景特殊,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布局严谨,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广泛好评,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先河之作。

小说是塑造人物、讲好故事的艺术,经典小说的构成要素一是人物的理想之光,二是人物命运的英雄悲壮。《红岩》里的主要人物就具备了这两个要素。

江姐,是作者以泣血之情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或者说,根本不用塑造,作者在监狱里曾亲眼目睹了江姐对同志和亲人的爱、对党的忠诚不渝。为了让江姐开口供出党组织和地下党名

单,敌人用尽酷刑。最后竟用削成尖头的竹签钉入江姐的手指。

竹签钉入第二根手指,江姐昏死过去。“把她泼醒!再钉!”三根!四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江姐的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一阵又一阵泼水声,刑堂内外,已经听不到江姐的一丝丝呻吟……天快亮了,狱友们围着奄奄一息的江姐,轻声唱起叶挺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江姐醒了,她凝视着一双双泪眼,轻声说道:“在接受考验的时候,人的生命,要用保持党的纯洁……”读到这里,相信每一个

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流下悲愤和崇敬的热泪。

从第二天开始,一封封饱含热泪的慰问信,从各个狱室传过来。江姐百感交集,她请狱友代她给同志们回一封信。晚上,通过墙头的秘密孔道,渣滓洞每间牢房里都回响着江姐微弱而平静的声音:毒刑拷打是小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不久,一个好消息传进狱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国旗是红色的五星红旗。江姐拆下了一块红色被面,和姐妹们满怀对新中国的憧憬,一针一线地绣出一面红旗。

就义前,江姐穿上整洁的蓝色旗袍,深情地吻了吻睡熟的“监狱之花”,平静地向狱友一一挥手告别,从容走向刑场……一个坚贞美丽的共产党员形象永远定格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红岩,本意是红色的岩石,石质坚硬;红岩又是一个地名,在重庆市,一个很小的地方,但在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心中,红岩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一样,是映照信仰、忠诚的镜子,是精神的故乡。红岩精神的确立,长篇小说《红岩》功不可没。

小说《红岩》出版于1961年,是在罗广斌、杨益言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基础上创作完成的。罗、杨二人都是在重庆解放前投身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不幸被捕后,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中,特别是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他们目睹了许多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场面,自己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共产党人的忠诚坚贞、正义凛然、宁死不屈犹如烈火燃烧于胸中,促使作者满怀激